

多快刀墨膏



明代石人墓



封面題字
裝幀設計
責任編輯
技術編輯

韓天衡
陸全根
吳倫仲
毛志明

明代名人墨寶

出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印刷 上海市印刷三廠

發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定價 壹佰捌拾圓

開本 787×1092 毫米 1/8 印張 33.5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
ISBN 7-80569-946-1/J·335

序

單國霖

《明代名人墨寶》是一部明人尺牘選本。

尺牘，在古代泛指官方的詔書、文書、公文及私人的書函、家信等。早在紙張發明之前，人們在竹木簡上書寫內容，用來作為傳遞信息的工具。最早多用於官方詔書，如《漢書·匈奴傳》載：『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漢代規定以長度一尺一寸的木版書寫詔令，故稱為『尺牘』，或『尺書』、『尺簡』。從出土的秦漢簡牘看，長度一般在二十三厘米左右，大致相當於漢時的一尺。東漢以後，隨着紙的發明和逐漸推廣應用，在絹素和紙張上書寫詔命、書信代替了竹木簡牘，由此又衍生出尺素、尺紙、尺翰、手札、書札等名謂，而尺牘仍沿用為書信的通稱。

晉唐時代，尺牘主要流行於士大夫階層，書寫的格式有嚴格的禮儀規定，講究文辭雅致和書體的流便俊逸，體現出一種士族文化的修養。留傳下來的西晉陸機《平復帖》、東晉王羲之、獻之及晉唐諸多書迹，幾乎都以尺牘的形式，展示其文學和書法藝術的價值。宋代及後，尺牘的應用逐漸擴大到社會各個階層，『述往還之情，通溫涼之信』，成為人們日常交往活動的一種普遍方式。

明代的尺牘更加趨於世俗化和大衆化，上至宰輔士宦，下至商賈庶民，幾乎都操筆弄翰，以書信方式作為人際交往通訊的重要手段，故而流傳下來的尺牘尤為豐富。另一方面，明人尺牘中所涵蓋的社會生活面相當廣泛和細微，大至朝政、兵事、經濟、吏治；微不至家庭婚喪嫁娶、賀壽生子、營造宅舍、飼養家禽、飲食醫治等生活瑣事，此外還有人物起居動止、約會邀游、告誡規勸、評讀著述、論文品畫、詩文創作等活動記載，可謂包容萬物，備狀人情。私家尺牘因屬個人間的隱性交流，往往心扉敞開，微言闡性，敘事直捷，議論坦率，因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具體性和真實性。當然，那些公開信件和故作姿態的家書，則另當別論。數量衆多的明人書牘，對於研究明代歷史、民俗和文化有着不容忽視的文獻價值。

尺牘的書寫力求便捷，往往採用流便簡捷的行書、草書書體，也偶用小楷書之者。同時，書牘為私人間的通信，書寫時不像正式寫碑碣、奏疏、墓誌那樣嚴肅拘謹，也不同於製作高軸長卷書法作品般刻意求工，而能隨意所至，自由暢快，內心的感情自然地流淌於筆下，所謂『心手雙暢』，更能表現出書寫者的書法修養和真率的情趣。故而歷代收藏家素來重視尺牘的書法價值，把它看作是書法藝術苑林中一個重要的品類。

尺牘書信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傳遞信息的手段，因其特殊的功能，自有其獨特的格局和體裁，晉唐以來

就成為文學中諸類文體形式之一。清姚鼐《古文辭類纂》裏，把它歸入十三類中的書說類文體之內。書信的文字表述，除了各個時代有規定的體例、格式和規範式套語外，在敘事、表意、抒情等方面，皆由書寫者隨心而發，自然地顯露出個人的文化修養和文學才情。此外，書信內容每有涉及詩歌辭賦、序跋文論等文學形式，這些都使書牘涵容着較寬泛的文學價值。

概而言之，尺牘書信的內容和形式，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的多重價值。明代尺牘數量之多，內容之廣，書法風格之多彩，都超越了前代。它是頗值得引起重視的一份文化財富。

此部墨寶選取了明代一百位人物的信札共一百通，作者包括朝廷宰輔大臣、地方官吏、理學家、文學家、書法家、畫家、隱士、高僧等社會各階層人士，容納的社會生活內容相當廣泛。從這些公函和家書中，我們仔細爬羅剔抉，不難發現有價值的史料或綫索，成為研究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可貴第一手材料。在此，不妨摘取幾通書信試作分析，以冀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屠隆《仲夏帖》是寫給伯念的一封信札，內謂：『足下一疏，犯顏批鱗，懸諸日月，雷霆破柱，神色不動。壯哉男子，與龍比俊物，同此千秋矣。』雖寥寥數語，但內容涉及當時朝廷的一件大事，即皇長子立儲事。事情發生在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正月，禮部給事中李獻可連同六科諸臣上疏，謂皇長子朱常洛已經十歲，按定製應舉行豫教之典，即安排有學問的大臣對皇長子進行經文講讀，其實質是敦促明神宗及早立常洛為皇太子。而神宗因所寵愛的鄭貴妃生子常洵，意有偏愛，故遲遲不立儲位。這一奏疏，引起了神宗大怒，對上疏者作了降職和奪俸的處罰。此舉激起了許多朝臣的異議，先後十幾位官吏上疏力爭，神宗不顧眾論，對他們一一加以懲處。這實際上是神宗徇私情誤國事的昏愎行為，在朝野都引起很大的反響。屠隆只是一個任青浦知縣的小官，但對此事亦態度鮮明。他所致書的伯念即董嗣成（一五六〇—一五九五），字伯念，浙江烏程人，萬曆二十年時任禮部員外郎，也因參預論諫，被削職回籍。屠隆對董嗣成敢於犯顏上諫的剛正品格深表敬佩，寫信表示贊揚和安慰。由此書札可以充實了解當時立嗣事件的社會反響。

又李流芳《別後帖》，信中議論東林黨事，謂『目前黨禍，諸君子無辜受罪，身披五刑，此豈非宿命所招，不可以理論者乎！』言辭中對東林黨君子深懷同情，而於閹黨之凶殘極示憤慨。李流芳在歷史上以文才聞名，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中舉人，天啟元年（一六二二）北上會試，正值東北後金攻取遼陽，戰事緊急，京師戒嚴，李流芳賦詩南返，不再應科舉，著力於詩文書畫，時人譽為『嘉定四先生』之一。他的詩文集中多為淡泊清逸之作，大有『隱君子』的風度。然而其內心深處於國事政局未嘗忘懷，於正義、邪惡之大

節確然分明。這一通信是他寫給同鄉好友汪伯昭的，他稱『伯昭之爲人也，澹而通，坦而密』，『余與伯昭交二十年，驩如一日』（《檀園集·麗麓汪翁偕金儒人六十雙壽序》）。在與至友通信中，李流芳坦率地表露出自己的政治立場。李流芳侄子宜之在《檀園集·後序》中記載：『叔父（李流芳）雖未出而事主，然於賢奸治亂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也。逆璫擅柄，詔獄屢興，三吳同志如繆當時、周季侯、顧伯欽輩，皆掠立瘐死，而起東、文起、孟長、受之、詔賓輩亦相繼削籍，無一人立朝者，叔父慨然傷君子之道消，而又懼夫宗社之危若累卵，然後不能須臾也。』『偶從客坐聞諛璫之言，必裂眦扼腕，若聞父母之仇，憂憤所蘊，遂發痼疾。』聯繫此信中所發之議論，可見并非矯飾。此資料有助於較全面地認識李流芳這位在野文人的思想情志。

另一則劉宗周《使來帖》，自道：『僕此番出處，大是憤憤，時命之窮，只得待死，無第二義可言。僕見近來頂進賢者，多犯鬼氣，不久皆當入鬼道，我輩如何索做一日人也。』這些怨憤之言是有感而發的。劉宗周是明末著名的理學家，在萬曆末、天啟、崇禎至後明福王朝，都擔任官職，又曾因彈劾魏忠賢、論救姜埰、熊開元、劾馬士英等事，屢被削職或辭官，雖歷經宦海風波，然矢志不移。他主張施仁義，進賢才，斥奸佞，減餉賦，除詔獄，以忠義清正爲人所重。此書札中謂『近來頂進賢者，多犯鬼氣』，是對那些披着儒者衣冠墮入誤國謀私鬼道的小人之怒斥，同時也表明自己於艱危之際出山，不惜以死維護正道的骨氣。南明滅亡後，劉宗周終於以絕食而死表明了他忠君殉國的氣節。

以上所舉書札，在看似平常的親友通信中，卻蘊含着重大政治事件和時局形勢等內容，循此深入稽考，於充實史實材料和展開歷史人物的研究，無疑是很有用處的。

集中所收尺牘的內容，還廣及經濟、兵事、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的活動。例如趙輔《適承帖》，言及籌劃剿賊遣兵之事；邵寶《即日帖》，提到黃河守截防禦賊犯的兵務，都可與史籍相互印證，裨於補充史實細節。

此外，文人及書畫家之間的通信，更多地透露出藝文活動的消息。如杜瓊《自閣下帖》，致請吳寬爲其作《重建延綠亭記》，順寄贈己畫小幅，反映兩位文友的親密友誼和文畫酬酢情況。顧璘《尊公帖》，係回覆九疇先生，已爲其父撰就墓誌銘文，并建議請文徵明書寫上石。顧璘之文才和文徵明之書藝在當時負享盛名，從中可以了解文學名士和書家承應士紳人家之需，參預社會交酬活動的情況。又黃鳳翔《廿三日帖》，是寫給畫家錢穀（字叔寶，號磬室）的私信，談到送去紙幅和所選詩句，請磬室爲之舉筆作畫。雖然信中客

氣地謂『惟出自尊裁可也』，然亦透露出當時已經存在着求畫都自出命題的現象，這明顯地帶有出題定製畫作的交易性質，為認識明季畫家的賣畫方式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同樣，在陳元素《別兄帖》裏，元素送納伯元金箋三幅，另有便面（扇面）『則再做一遭』，也可視為書畫商品化的例證。再如米萬鍾《客歲帖》，述說已為方中丞畫好《家廟園圖》，煩請受書者元準在圖後劃烏絲欄或鉛（鉛筆）絲欄，以便題寫詩句。可知這位元準先生是擅於算劃欄格的能手，他們每與書畫家聯手，一起進行書畫製作。由此可推知，當時書畫製作已逐步形成一種各方合作的社會性活動。

以上信札中的記述，盡管十分細瑣零星，然對於探討諸如文人書畫家之間的交誼酬酢關係，書畫創作從自娛走向社會交際甚至商品交易的過程，書畫交易方式等課題，都有着不容忽視的資料價值。

明代書札的文獻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上面僅舉例數則，藉以說明其內容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至於書札中還包含文人酬應的詩文辭賦創作，不少為個人詩文集中所闕如，更可補文集之不足。

尺牘書信的書法藝術價值，歷來為人們所注重。明代盛行帖學，前代的法帖深被珍視，並不斷有翻刻和新刻的叢帖問世。再之，明代科舉取士很看重文字的書寫水平，故而學子文士無不勤於習字臨帖，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修養有素的書法家，即使不以書法出名的官紳和文化人，也能寫得一手頗有工力和興趣的字。因此，明人的尺牘具有較普遍的書法意味和較高的藝術水平，構成繼晉唐以後又一座尺牘書法藝術的高峰。

這部尺牘集的作者，絕大多數為政界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其中既有窮年白首、池水盡黑的專業書家，也有舞文弄墨的達官顯宦和高人逸士，總體上呈示較高的書法水準。輯入的書法家雖然未能說包容無遺，却大體反映出有明一代三百年間書法藝術的演化發展進程。以明前期（洪武—成化）而言，就有宋遂、杜瓊、徐有貞、劉珏、沈周、張弼、姚綬、吳寬、李應楨等書家墨迹，由中可看到其時趙孟頫書體流韻不絕、王整端方『臺閣體』流行，以及書家依歸宋元各大家并各有生發的發展形勢。及至明代中期（弘治—隆慶），吳中書法在書壇佔有突出地位，集中王鏊、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守、王寵、陳淳、陸治、文彭、文嘉、王穀祥、陸師道等吳中書畫家、文學家的書札，呈現出強烈的個性風采，並反映出書家相互之間影響和吳中書藝隆興的局面。書史上認為明代書法重情態的風氣，於這一時期業已形成。此外，邵寶、陸深、唐順之、黃姬水、俞允文等學者文人的書法，都有相當工力，自具氣度。明代後期（萬曆—崇禎）書壇，追求個性抒發的傾向愈益明顯，莫是龍、董其昌、米萬鍾、婁堅、邢侗、陳繼儒、李流芳諸書家的墨迹，都流露出獨特的才情和意趣。從徐渭、陳洪綬、倪元璐、黃道周等人的書札中，並能感受到晚明書壇掀

起一股奇崛狂怪書風的陣陣波濤。

瀏覽這些書家墨迹，其藝術觀賞價值自是不待而言的。除此，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還有一些並非書家而傳世作品極少的人物之書札，則別有其珍貴的文物價值。例如集中輯入的姚廣孝、楊士奇、薛瑄、魏驥、商輅、趙輔、夏言、張璁、張居正、左光斗、瞿式耜等名人書札，他們的墨迹鮮爲人所稔知，而後世偽造名人書迹十分猖獗。這些墨迹的披露，猶爲體認他們的真實書貌提供了可靠的信證。

明代尺牘在行文遣辭上，已逐步脫出了晉唐時代較爲含蓄典雅的規範，趨向於自然平暢，大量口語和民間俗語的運用，又使一些書牘染上了俗文學的色彩。同時，明代小品文盛行，影響到尺牘，形成流暢清新的風格，其中不乏文辭優美的佳作。若看袁宏道《連旬帖》：『連旬案牘盈几，兼之苦雨悶人，游思頓減。今晨方霽，事亦稍簡，覺花香撲面，山翠侵衣，游興勃勃。策杖登山，當示畏屐齒之泥濘也。』直是一篇寫景抒懷的雋永散文。又如劉麟《子容帖》中，謂『告示已施行且三十年，老娘豈有倒縛孩兒者』，以俗語來解釋法令之合理性；劉宗周《使來帖》中，以鬼道來形容奸佞小人，都相當形象生動，言簡而意深，讀來饒有趣味。

明人尺牘是一份豐富的文化遺產，其內蘊的諸多價值意義不亞於甚或要超過正規的書法製作，而對尺牘潛能的發掘和研究，至今尚比較薄弱。這一部《明代名人墨寶》早在一九四三年曾經珂羅版印行，迄今時隔五十年，初印本已難覓見。今上海書店再次印行出版，冀能裨益於讀者的研究和鑒賞。本集附有釋文和作者小傳，是由楊震方先生完成的，使本版較之前版更形完備，在此一并說明。

明
代
人
墨
寶

淮安周氏珍藏

水名馬公愚題



目 録

胡 翰	七月帖	一
桂彦良	比到京帖	三
宋 璲	前日帖	五
葉 顥	別後帖	六
姚廣孝	向者帖	八
魏 驥	不奉帖	十
孔彦縉	別久帖	十二
薛 瑄	越中帖	十四
杜 瓊	自閤下帖	十六
廖 莊	昔也帖	十八
徐有貞	伏自帖	二十
聶大年	煩求帖	二十二
劉 珏	仰問帖	二十四
王 竑	昨辱帖	二十六
商 輅	曩者帖	二十八
周 鼎	秋闈帖	三十
沈 周	向自帖	三二
李東陽	邇來帖	三四
姚 綬	感德帖	三八

傅	瀚	雄文帖	四〇
馬	愈	暑氣帖	四二
趙	輔	適承帖	四四
陸	簡	專人帖	四六
楊	士奇	兩日帖	四八
李	應楨	仲山帖	四九
張	弼	恭聞帖	五三
吳	寬	熟睡帖	五五
楊	一清	其事帖	五七
金	琮	誕辰帖	五九
王	鏊	蓬山帖	六一
王	汶	平生帖	六三
邵	寶	即日帖	六五
楊	廷和	伴來帖	七〇
陳	大章	昨車從帖	七二
祝	允明	晚間帖	七四
秦	金	重辱帖	七六
文	徵明	昨來帖	八二
顧	璘	尊公帖	八四
劉	麟	子容帖	八六
唐	寅	子貞帖	八八
陸	深	毅齋帖	九〇
湛	若水	一別帖	九二
王	韋	召人帖	九四

陳淳	秋庭帖	九六
鄒守益	使至帖	一〇〇
夏言	病兼冗帖	一〇二
張璉	別來帖	一〇四
陸治	自往歲帖	一〇六
文彭	沈玄洲帖	一〇八
文嘉	兩擾帖	一一二
王守	令弟帖	一一四
王寵	昨辱帖	一一六
蔡羽	兩日帖	一一八
彭年	山翠帖	一二〇
羅洪先	荆川帖	一二二
唐順之	二弟帖	一二四
王穀祥	久未奉拜帖	一二五
黃姬水	仙踪帖	一二九
俞允文	適承帖	一三一
周天球	兩造帖	一三三
陸師道	別後帖	一三五
茅坤	歸館帖	一三七
陳鑒	尊卷帖	一三九
張寰	招玉峰帖	一四一
徐渭	先后帖	一四五
王世貞	昨見帖	一四七
張居正	撫院帖	一五一

王穉登	賤誕帖	一五三
莫是龍	昨于生去帖	一五五
張鳳翼	昨承帖	一五七
袁尊尼	塵蹤帖	一五八
歸有光	不慧帖	一六〇
黃鳳翔	廿三日帖	一六四
詹景鳳	扇如命帖	一六六
邢侗	作書帖	一六七
屠隆	仲夏帖	一六八
朱鷺	數欲帖	一七二
趙宦光	寒舍帖	一七四
陳元素	別兄帖	一七六
陳繼儒	呂仙帖	一七八
董其昌	秋間帖	一八〇
婁堅	僕與帖	一八四
袁宏道	連旬帖	一八六
米萬鍾	客歲帖	一八八
范允臨	老姨母帖	一九〇
黃汝亨	歲事帖	一九一
李流芳	別後帖	一九三
宋珏	屏額帖	一九五
劉宗周	使來帖	一九六
左光斗	伏誦帖	一九八
俞琬綸	與兄帖	二〇〇

方震孺	聞翁兄帖	二〇二
瞿式耜	久別帖	二〇四
陳洪綬	兩日帖	二〇六
文震孟	侯東帖	二〇七
倪元璐	昨歲帖	二〇九
黃道周	拜台教帖	二一三
楊文驄	道履帖	二一六
徐 汧	適往帖	二二〇
惲本初	丁君帖	二二一
釋 文		
書家小傳		
楊震方		二二三
楊震方		二四一

七月十三日 瑞圖書



平仲編脩 仲敬茂矣二妙之傳 僅往者之耳
邇出少憾不暇以見而利隆吳愼疏而平若之
穆立而矣者是在法也此日秋親未嘗

興居之候以者下和接如受之無介
境臨視者之知安在哉如僕之望於

平仲及仲商考校新舊甚起

著述日倍收石時一見之儒老懶成習甚矣
之於筆硯乎

杜以孝以吳氏序文凡屬厥
乃乃之皇墓附

被願

加國危與否接之待引之他以

先生詩本法而變又復新以引以稱之約在
月江歸年華少可憐風流下少姪之而
幸以少節之收而惜之引以遂其志志
仁人君子之風心也宜而修德嗟之臨書曉以
順時消日若懋
遠業先取不也

宋末胡翰端甫書

景祐五年
思恭
拜書
元末胡友願跋
曰此之書
胡友願



比到

京中見新安人不无

山似故人少好士也才

出亦

手書乃知

多寂那庫海用者

耐老去之下此字無意

士安弟去秋如
朱允恭先生同
多日云誠甚矣

